東北大學週刊

第五十七期

要目

不平等條約宜如何廢除乎……吳 煥 如

王荆公政治思想之研究……田

周禮上之鄉遂自治制度考……魏 運 五

毛詩本字考……蕭 和 宣

說文双聲疊韻連語考釋……吳 庭 讓

死公主與七個義士的故事……王 吉 恩 譯

題釵頭鳳新劇……宗 子 威

談 劇……笑 頻

校 閲……漢 章

東北大學周刊編輯部出版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三日▶

東北大學周刊第五十七號目錄

不平等條約宜如何廢除乎……吳煥如（一）
王荆公政治思想之研究……田（三）
周禮上之鄉遂自治制度考……魏運五（八）
毛詩本字考（續）……蕭和宣（一五）
說文雙聲疊韵連語考釋（續）……吳庭讓（一七）
法律正名論（續）……曹樹鈞（一九）
死公主與七個義士的故事……王吉恩譯（二三）

題叙頭鳳新劇爲荀慧生作……子威（二八）

秋興，愛菊，秋夜旅懷……盧曼倫（二九）

四美吟……何恨蝶（二九）

秋夜，山居……何季康（三〇）

談劇……笑頻（三一）

開河隨筆（續）……吟梅（三三）

人生七十之由來……鏡仙（三四）

校閲……漢章（三五）樂生（四四）

不平等條約宜如何廢除乎

吳煥如

和衷共濟培養實力

以訓練國民對外知識爲手段

吾中國有四千餘年之歷史。具獨特之文化。雄視亞洲。四夷賓服。不幸自一八四二以來。七十年間。政治紊亂。主權喪失。國勢阽危。民生憔悴。以致神州大陸。坐困於次殖民之地位。而無復振興之希望焉。若領事裁判權之設定也。最惠國條欵之承認也。以及關稅之束縛。鐵道之敷設。租借地之擴充也。皆與吾國政治經濟有密接之關係。就中最惠國條款。更足爲此新共和國發育之一大障碍。而此最惠國條款之解釋。要以利益均沾爲慣例。遇有增加。必須各國同意。若有修改。尤須各國一致。此則爲環球所絕無。而爲我中華所獨有。迄今我國人民。猶負痛呻吟於此條約桎梏之下。倘不急謀解除。則國將不國。黃胄前途。何堪設想。以故近來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聲浪。日甚一日。學者倡論於國內。行人振詞於壇坫。凡屬國人。幾靡不視此舉爲必要矣。論壇之上。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籌策者。或以爲道在促成能工。或抵制外貨。即足以制敵人之死命。於是乎有所謂不合作之運動。或以爲應聯合主張和平之國家。以期引爲國際同情而主張公論。爲改約之聲援。於是乎有所謂國聯之陳訴。然而無容納工人之場所。則能工運動。不足恃也。無替代物之籌備。則抵制外貨。不能以持久也。至若國際聯盟。向被人視爲英法等數强國操縱弱小國家之機關。雖中國力竭聲嘶。以呼號求助。其結果亦斷難得公平之維護。蓋廿世紀之世界。固依然一强凌弱。智欺愚之世界也。不然。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提出有所謂希望條件。請求改正中外各種不平等條件。而反被擱置。及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中國又將舊案重

提。要求列强予以滿足之解決。而除外國郵政局之撤廢完全實行外。其他均無大進展。若是者。獨何故歟。總上所述能工抵制外貨。既難持久。而國際同情。又屬絕望。然則言戰乎。則又爲勢力所不許。忍受乎？則國亡無日。興念及此。殊深浩歎。竊本一得之愚。與我邦人君子共商榷焉。

夫不平等條約之釀成也。半緣於前清官僚之昏聵。半緣於無知愚民之排外。各國之橫暴過甚。姑無論矣。是則目前所需之準備。當從訓練國民對外知識入手。培根有言「知識者權力也」蓋愚昧爲一切懦弱，失敗，犯罪，受欺之根源。使吾人參考已往之歷史。當必憬然於於列强之壓迫。非無由也。說者謂外交在以民氣爲後盾。夫固言之成理也。然民氣必須用理智作先導。否則不免陷於羣衆之暴動。譬如爲反對英日。而變成普遍之排外。或因親善俄美。而自相爭吵。此種羣衆之盲目行爲。於國家實屬有害無益。是故所謂國民外交者。非徒發傳單，打電報，開國民大會，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已也。猶必須確定對外目標。造成全國一致之外交意識。使國民訓練爲有紀律，有組織之隊伍。而後可以應戰衆敵矣。惟是外交意識之養成。須在國民對外知識普及以後。而在此危邦。豈能實現乎？試觀今日之我國。比年以來之政局日壞。外交日緊。舉我中華之廣土衆民。悉爲人俎上肉釜中魚矣。人民方救死不暇。又誰復以知識爲務哉？知識不充。則見解不周。見解不周。則舉動易流於暴戾。是則外交意識之養成。當在國民對外知識之普及也。今者革命成功。訓政開始。人民皆存望治之懷。南北自無分立之勢。所望於當局者、急應棄嫌釋怨。共濟時艱。擇任賢能。量才施用。毋忘山河破碎之恥。時切覆巢累卵之憂。揀我新軍。舒我民困。振我精神。鼓我勇氣。將見實力充裕。國光發揚。則解除苛約。亦指顧間事耳。要而言之。居今日而欲廢除不平等條

約。藉免亡國滅種之慘劇。除和衷共濟培養實力外。要當於國民對外之知識三致意焉。

王荊公政治思想之研究

田

王荊公變法，宋室以衰，後世多非之；以為荊公之法，足以衰宋也。乃今詳讀宋史及荊公全集，然後知荊公乃中國歷史上鮮見之政治思想家；雖其功未底成，而其政治思想，正不妨有研究之價值也。爰略述焉。作者附誌

一，王荊公政治之根本思想

——重法度尚人才——

荊公政治之根本思想，一言以蔽之，以法治國而已。然法度雖良，而無人才以行之，縱善法亦必陷於弊謬，故為施行法度計，不得不先陶鑄人才。若是，則其思想似又陷于人治法治二元並列矣，實則不然；蓋其陶鑄人才，正其法度之一也，故刻實言之，其根本思想，在乎法治。

荊公之言曰：『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然而臣願以為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註(1) 由上所言觀之，可徵荊公以法為體，以人為用，非人治法治二元並列也。

法度更分二步驟：第一，為陶鑄人才；第二，為富國強兵；茲于下分述之：

註(1) 王荊公集奏議章上言事務書

二，陶鑄人才之法度——第一步之法度

——教——取——任——養——

陶鑄人才之法度，要有四端，按序言之，曰教，取，任，養，茲順敘于次：

(甲) 教——教導人才，在乎實用，在乎專門，不

專浮文，不事靡雜，爲實用，故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乎學；使士習之，以備他日之用；而章句課試之文辭不尙也。爲專門，乃使之專事於所學，而不陷于異端雜說，以免靡雜不精。且所敎者，在擇其才之可用者始敎之，若非才，則不敎也。

荊公之言曰：『……今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敎，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敎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敎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治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敎，乃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

……』

註(2)　以上，可證荊公之于敎才，在實用，在專門而最反對徒爲章句之學與無補之浮文也。

(乙)　取—取拔人才，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于鄉黨，在乎衆之所推擧；于庠序，在乎敎導官吏之所銓選；蓋皆以其平日言行爲準，擧之於上。然後按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試之以事，以考其成，以定其爵秩祿位之序。尤要者，在乎公卿之銓選；蓋公卿可以助理天子取拔人才者也。

荊公之言曰：『……方今取士，强記博誦，而略通于文辭，謂之茂材異等，賢良方正，茂材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强，誦不必博，略通于文辭，而又嘗學詩賦，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以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固宜

為賢良方正，而賢良方正，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而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于嵒野者，蓋十八九矣！……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又各推其類，以布于州郡；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且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與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問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也。……』

註(3) 此上，可證荊公取士之方：在乎選舉，在乎資格，在乎素行，在乎實能；而最反對者：為文章考試，為門閥夤緣。

(丙) 任一因才任事，久于其職，任官之方也。

因才任事，方克稱職，稱職而後事理，久於其職，方克布施，佈施而後功見。是以官不輕徙，事貴專責，在使人盡職以赴功，事因專而易理也。所以因才而任事者；蓋以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故也。所以久于其職者；以時久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後方可以考其績也。

荊公之言曰：『……方今取士，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所能為者少矣！人之所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方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

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于庶，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于著，……夫如此，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

註(4)　以此，可見荊公任官之法，在因才俾職，久於其任，以待考績之法；而最反對濫徙其位，無術考成也。

(丁)　養—養仕有三法：一曰，饒之以財；二曰，約之以禮；三曰，裁之以法。何謂饒之以財？人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是故厚其俸祿，使之足以養廉恥，而不至陷于貪鄙之行。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于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故爲之制度，使其婚喪祭養之事，服食器用之物，莫不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度律量衡之法；以限其放僻之行也。何謂裁之以法？饒之以財，約之以禮矣，而猶不能守法循禮者，則待之以種種懲戒之法，以濟其窮。

荊公之言曰：「……方今制祿，大抵皆薄，爲官吏者，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名；官

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强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敎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敎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禮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凡此皆所謂不能裁之以法也。……』

註(5) 以此，可證荊公養仕之法，務豐其祿，嚴其禮，必其法。最反對薄祿，以啓其貪黷之心，無禮，以養其侈濫之習；無法，以制其軌外之行。敎，取，任，養，之法如是，爲人君者，在能盡心力，按法度以敎取人才，以任養人才，而行其法度而已。荊公之言曰：『人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意謂君人者，在能操此，按法度以臨天下之士，其能遵之以治者，則即以其所欲者而與之，是故士不能則已；若能，孰肯舍其所欲而不勉以爲才？是故有此陶鑄人才之法度，而人君能盡心力，案法度，以行之，則人才自足矣。於此可見荊公固未脫君主思想，唯君主須守法度，非專制獨裁也。

人才之陶鑄，所以爲施行富國强兵之法度之用也。故陶鑄人才之法度，爲富國强兵法度之途徑。人才已得，而後方可進行富國强兵之法度。

註(2)(3)(4)(5)同註(1)

周禮上之鄉遂自治制度考

魏運五

周禮官制。備於鄉遂。或合西法。或勝今制。今人擯古。玉石俱焚。偏情矯用。有失守隅。法古雖失。局今亦非。化跡通方。庶幾不器。願陳蠡窺。用正大雅。

(一)制域之法。周官制地。劃分九州。中爲王畿。地方千里。王城居中。四距各五百里。近國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遠郊之內。六鄉在焉。郊外爲甸。距國二百里。六遂位焉。

鄉士註云、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

遂士註云、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

遠郊之內。地爲四同。六鄉之外。復有餘地。宅田、士田、賈田以任近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以任遠郊。皆六鄉之餘地也。

敍官注云、載師職曰、以官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司勳職曰、掌六鄉之賞地、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賈疏云、引載師職云、賞田任遠郊之地、又云、司勳職云、掌六鄉之賞地者、欲見賞地在六鄉之中、同在遠郊之內、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者、按司馬法、王城百里爲遠郊、於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者、司徒掌六鄉在百里內上以釋詭百里外爲六遂以其遂人掌六遂、案遂人職云、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故郊百里外爲六遂、孫氏正義云、詒讓案鄉必在城郭外四郊以內、賈馬亦謂鄉在遠郊內、遂在遠郊外、與杜鄭又同、而說郊制則異、當以杜鄭爲正、程瑤田云、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

賈田官田牛田則六鄉之餘地。

宅田之地。以授致仕者之家。

鄭康成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者、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

孫氏正義云、此宅田、蓋凡士大夫之退居者所受、以其退居、則無祿、而嘗仕、則不可同於齊民、故別以田給其家、凡侯國賢士大夫、或寄居於是者、當亦以此田養之矣。

沈彤云、致仕官之所食、於經無攷、白虎通致仕篇云、三分其祿、以一與之、又引王度記云、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前說當謂食大夫以上、後說當謂食元士以下、若其家、則皆別受田五十畝耳、中下士家已受五十畝、致仕而家復有所受、致仕則祿薄、而子惟自食其力、當更足之以五十畝也、若元士以上、則致仕而其家始受田、蓋仕之時、祿厚、子爲學士、或任官、無庸別受田、致士、則子孫之不才者、將不免於農、故亦稍授田、使習之也。

士田之地。以授仕者。

鄭康成云、士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孫氏正義云、圭田、據孟子文匠註云、周禮謂之士田、與此義同、又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案近郊田甚多、縱有圭田、其數蓋少、不害其爲無征。

孟子趙註云、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

沈彤云、禮國君大夫之子、士之子、皆不免農、王之士之子、有免農者、惟上士之子耳、上士即元士、故元士之適子衆子、並學於諸樂官也、中士下士祿以遞薄、則子當業農、以自食

其力、故載師有士田、其家亦各受五十畝。

孫詒讓云、竊謂此士田、當兼二鄭及沈義乃備、蓋卿大夫命士之圭田、士之子及未仕之士家所受田、皆以五十畝爲率、士餘子弟亦受田、則止二十畝。

又云、此士田則命士之子等所受田、祿田不親耕、士田則親耕、所謂不免農也。

賈田之地。以授賈家。復有工田。以授予工家。

鄭康成云、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

孫詒讓云、賈人身在市、不得爲農、其家有子弟在農者、則授以田、江永云、漢志、工商家、亦以口受田、則在民間爲工者、亦予以田、如賈人之例、案江說是也、依漢志說、工亦受田、而經無工田者、工賈職事相等、故經舉賈以賅工、文不具也、至在官之工、則當廩食於官、不當受田。

官田之地。爲庶人在官者之家所授。

鄭康成云、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

孫詒讓云、各職府史胥徒及在官工賈之類、其家所受田。

黃以周云、庶人之在官者、給以稍食、祿足以代耕、其身免農、其子不免農。

孫詒讓又云、凡庶人在官者、本人受稍食於官、而其家、則別受田、所謂官田也。

賞田賜有功者。

鄭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也。

說文貝部云、賞賜有功也。

孫詒讓云、賞邑（月令）在都鄙、與賞田在鄉遂异、而賞功之典則同、故亦通云賞田矣。

賈疏云、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

江永云、司勳又有加田無國征、蓋亦在賞田之中。

惠士奇云、祿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策公叔座爲將與韓趙而勝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祿也。

牛田、牧田則牧畜之田也。

鄭司農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收田者、牧六畜之田、鄭康成云、牛田牧田、畜牧者家之所受田也。

江永云、牛田牧田、兼用先後鄭之說、皆是授民以田而爲公家牧畜、即九職之藪牧、養蕃鳥獸、閭師之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也、牛田牛人掌之、牧田牧人掌之、若十二閑之馬、當自有牧地、蓋亦在近郊、遠郊此不言者、主於田也。

段玉裁云、牧田在野得稱郊者、自遠郊以至六遂之餘、皆有牧田、周禮舉近以包遠也。

案周禮里制。里三百步。每一方里。九百方步。步百爲么。么百爲夫。則爲地九夫也。同方百里。郊爲四同。則郊爲地三十六萬夫也。

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么、公田居一、(韓詩外傳孟子滕文公春秋繁露爵國篇同)

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么、么百爲夫、(漢食貨志同)

韓詩外傳云、廣一步長百步爲一么。

論語皇疏云、么百爲夫、方百步也。

孫詒讓云、案古畝法百步、步法六尺。

鄭康成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賈疏加入)

孫詒讓云、四郊以內包六鄉共四同、又云國中四郊三十六萬夫。

此通虛實之地爲田。城郭川陵三分去一。則二十四萬夫也。

鄭康成云、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

孫詒讓云、四同之內、三十六萬夫、三分去一、去十二萬夫、是餘二十四萬夫也。

六鄉所居。十五萬夫。

鄭康成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

程瑤田云、遠郊之內、受田之法、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制通之、三家六百么、是家受二夫也、六鄉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五萬夫。

餘九萬夫。分任九等之田。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九等之田也。一等萬夫。家受一夫。則每等之田爲萬夫。九等正九萬夫也。

鄭康成云、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

賈疏云、其餘九萬夫者、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云廛里以下至半農人也、鄭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趙春沂云、農人以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夫、則其爲五十畝可知。

孫詒讓云、案賈趙說是也、鄭意蓋謂九等田約九萬家、授田半農人、則不易之田、家五十畝、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之田、家百五十畝、通計之、三家而受三夫之地、故云通受一夫也、鄭必知九等田半農人、歲耕五十畝者、以上引孟子圭田五十畝、以釋士田、欲符其數也、依鄭此說、則遠郊之內、六鄉餘地、九萬夫、以九等田里任之、適盡此九者、雖在六鄉七萬五千家之外、亦附屬六鄉、故司勳註云、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是也、今考九等田里雖屬六鄉、然不必盡九萬夫之地、遠郊之內、尙有餘地、小司徒所謂四

郊、縣師所謂郊里是也、鄭說遠郊以內盡屬鄉失之。

孫詒讓云、又案匠人營國方九里、九九自乘、凡八十一里、爲地七百二十九夫、此國城中地之大數也、周書作雒王城之郭、方二十七里、以二十七自乘、凡七百二十九里、除國乘八十一里、凡六百四十八里、爲地五千八百三十二夫、此郭中地之大數也、兩相幷、總六千五百六十一夫、以任廛里場圃、尙有王宮官府朝市倉庫學校城垣深巷冢墓溝瀆之滅、則其爲廛里場圃者、夫數蓋亦多矣、而鄭以二者皆一萬夫者、城郭之外、鄉里郊里亦有廛里場圃之地、且以九等田均分、約計爲此數、固不必一一密合也。

孫詒讓云、案依鄭說九等田、家受一夫、則九萬夫、即有九萬家。

六鄉之田制與六遂同、均爲溝洫、不制井田。(鄭註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

鄭康成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

賈疏云、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公邑依孫說非溝洫制)

又云、案遂人夫間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小司徒注疏)

孫詒讓云、案采地制井田、匠人爲之溝洫、鄉遂亦有溝洫、而不爲井田、其溝洫形體、亦與此殊、是其異也。

孫詒讓云、以經考之、王城外二百里內、六鄉六遂、皆不爲井田、四郊爲六鄉之餘地、縣師謂之郊里、郊既稱里、則與鄉里同、五五相任、亦不爲井田、(小司徒及大比下注)

孫詒讓云、小司徒制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此言六鄉亦爲溝洫也、實則三等田萊之制、鄉亦當與遂同、(詳後遂人孫疏)

郊外百里。厥地爲甸。距國二百里。地十二同。據周制計。一百八萬夫。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實田共七十八萬夫也。六遂計七萬五千家。依六家十三夫率以授田。則六遂共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也。

鄭康成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深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

賈疏云、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差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

程瑤田云、甸稍縣都、受田之法、以上中下三等有萊之制通之、三家六百五十畝、是六家受十三夫也。

孫詒讓云、甸居十二同、除所去之數、實爲七十八萬夫、六遂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六萬二千五百夫、餘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十三夫之通率計之、爲定受田二十八萬五千家、以爲公邑綜計之爲定受田三十六萬家。

鄭康成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

孫正義云、即謂甸一百八萬夫地、以鄭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除之、又以六家受十三夫之率通之、六遂七萬五千家外、餘受地二十八萬五千家、並爲公邑也。

及其制田。鄉遂一途。經地溝洫。不制井田。(詳上)

毛詩本字考（續）

蕭和宣

衛風

淇奧

瞻彼淇奧、傳云、奧隈也、按奧爲澳之同音叚借、說文澳隈厓也、其內曰澳、昭二年左傳、禮記大學竝引詩作淇澳、水經淇水注、文選注御覽引釋水疏引作隩、隩水隈厓也、隩與澳字異而音義均同、唐韵澳奧竝於六切。

綠竹猗猗、傳云綠竹王芻也、按綠爲菉之同音叚借、釋文云、綠尒疋作菉、云王芻也、禮記大學、說文艸部水經淇水注、御覽引詩竝作菉、菉綠竝从彔聲唐韵菉綠竝力玉切。

有匪君子、傳云、匪文章皃、按匪爲斐之同音叚借、說文斐分別文也、禮記尒疋玉篇列女傳引詩竝作有斐君子、斐匪皆从非聲、唐韵斐匪竝甫微切。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云、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按切爲⿰齒肖之同音叚借、釋文切本或作⿰齒肖、玉篇⿰齒肖治骨也、說文⿰齒肖齒差也、讀若切、是其證、磋當正作瑳、說文無磋字、而有瑳字、荀子引詩亦作瑳、磨當正作䃺、說文古文作摩、俗作磨。

赫兮咺兮、傳云、傳云咺威儀容止宣著也、按咺爲愃之同音叚借、說文愃寬閑心腹皃、引詩作赫兮愃兮是其明證、愃咺皆从亘聲、唐韵愃咺竝況晚切。

菉竹青青、傳云、青青茂盛皃、按青爲菁之同音叚借、釋文本或作菁菁、唐風杕杜其葉菁菁、小疋菁之華、其葉菁菁、鄭風子衿、青青子衿、釋文或作菁、杕杜其葉菁菁、或作青青、此菁青通叚之證、菁从青聲、唐韵菁子盈切、青子丁切、紐同精母、韵同嬰攝。

充耳琇瑩、傳云、琇瑩美石也、按琇當作璓、說文璓石之次玉者、从玉秀聲、引詩作充耳璓瑩、許據

詩作琇、今詩作琇非是。

會弁如星、傳云、皮弁會所以會髮、按會爲膾之消叚、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作膾說文膾骨擿之可會髮者、引詩作膾弁如星、是其證。

猗重較兮、按猗爲倚之同音叚借、禮記孔疏、論語鄭黨皇疏、荀子非相楊注、文選西京賦李注、引詩竝作倚、倚猗皆从奇聲、唐韵倚猗竝於綺切。

考　盤

碩人之邁、傳云、邁寬大兒、按邁爲過之同音叚借、釋文引韓詩作過、云過美兒、廣韵過美也、美與寬大義近、過邁皆从過聲、唐韵過邁竝苦禾切。

碩　人

譚公維私、按譚爲鄿之同音叚借、說文鄿國也、齊桓公所滅、徐鉉云、鄿今作譚　非是、經史譚嬴姓國、一作鄿、是鄿譚通叚之證、鄿譚皆从覃聲。

螓首蛾眉、傳云、螓首顙廣而方、按螓爲䪽之双聲叚借、說文虫部無螓字、而頁部有䪽字、云好兒、詩所謂䪽首、唐韵䪽疾政切螓匠鄰切竝從母双聲字

又按蛾爲娥之同音叚借、詩小學云蛾眉、古作娥眉、方言娥好也、廣雅娥美也、楚詞衆女嫉余之娥眉兮、王逸注娥眉好兒、藝文類聚、引詩作娥眉、是其明證、娥蛾皆我聲。

碩人敖敖、傳云敖敖長兒、按小疋鹿鳴傳、訓敖爲游、與長義甚遠、敖當是贅之同音叚借、說文贅顤高也、顤高長頭也、廣雅敖高也、引申爲頭長、廣韵云贅頭長是也、又引申之爲長兒、贅从敖聲。

說于農郊、釋文云、說本或作稅、文選上林賦注、引作稅、毛以爲稅舍于衛之近郊也、稅說皆从兌聲。

朱幩鑣鑣、傳云鑣鑣盛兒、按鑣爲儦之同音叚借、玉篇引詩作儦儦、段玉裁云、碩人清人皆當同載驅作儦儦此詩誤作鑣鑣者、因傳有以朱纏鑣之文也、說文引作朱幩儦儦、今俗本亦改作鑣鑣、非是、儦鑣皆从麃聲。

鱣鮪發發、傳云、發發盛皃、按發爲鱍之同音叚借、說文引此詩作鱣鮪鱍鱍、集韵或作鱍、釋文引韓詩作鱍、遂由鱍而溷爲發矣、唐韵鱍補末切發方伐切竝屑音幫母双聲。

庶姜孽孽、傳云孽孽盛飾也、按孽爲钀之形近叚借、說文钀載高皃也、字一作蘖、蘖與孽形近而音同、遂叚孽而爲钀矣、釋文引韓詩作钀钀、是其證。

庶士有朅、傳云朅武壯皃、按說文朅去也、與武壯義、遠當是傑之同音叚借、說文傑執也、執與武壯義近、釋文引韓詩作傑、廣雅釋詁桀同傑去也、又叚傑爲朅、是傑朅通叚之證、唐韵傑朅竝欺列切。

說文雙聲疊韻連語攷釋（續）

吳庭讓

顑頷　顑下感下坎二切、古音在七部、顲盧感切、古音亦在七部、疊韻、說文、食不飽面黃起行也、離騷長顑頷亦何傷、王注、顑頷不飽皃、按許之顑顲、即顑頷也、離騷假借頷爲顲、許書單出頷字、云面黃也、此恐淺人所增、廣韻顑顲瘦也。

科厄　科依韻會所據小徐本、苦禾切、古音在十七部、厄五果切、玉篇牛戈切、古音亦在十七部、按厂聲在十六部、合韻最近也、疊韻、說文木卪也、凡所表識者皆曰卪、竹之卪曰節、木之卪曰科厄、易曰艮於木爲多節、科厄陜[illegible]之皃。

巀嶭　巀才葛切、古音在十五部、嶭五葛切、古音亦在十五部、疊韻說文巀嶭山也、在左馮翊池陽、地理志左馮翊池陽、惠帝四年置巀嶭山在北、漢池陽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三原縣西北二十里、嵯峨山在西安府涇陽縣北四十里、即巀嶭也、巀嶭嵯峨語音之轉、本謂山陵皃、因以山名也、楊雄長楊賦曰、椓巀嶭而爲弋。

岑崟　岑鉏箴切、古音在七部、崟魚音切古音亦在七

部、疊韻、說文崟下山之岑崟也、子虛賦、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又楊雄蜀都賦、張衡南都賦、皆有嶜岑字、李善讀爲岑崟。

㠥嶵　㠥洛猥切、玉裁曰古音在十五部、按依其表、㠥聲在十六部、當是段氏筆誤、俗作嵔嶵徂賄切、古音在十五部、合二部疊韻、說文山皃也、西京賦曰、上林岑以壘嶵、按壘嶵即㠥嶵。

嵯峨　嵯昨何切、古音在十七部、峨五何切、古音亦在十七部、疊韻說文山皃、爾雅釋山作作厜㕒。又作嵳峩。

崝嶸　崝七耕切、古音在十一部、段玉裁曰七耕當作士耕、嶸戶萌切、古音亦在十一部、疊韻、說文山皃也、方言曰崝高也、郭云崝嶸高峻之皃也、崝今字作崢、嶸㟍同。

厜㕒　厜姊宜切、古音在十七部、㕒魚爲切、古音亦在十七部、疊韻、說文山巔也、爾雅釋山曰萃者厜㕒又作厜展又作峩嵳許書嵳釋峩曰山皃、釋厜㕒曰山頂、則不曰同字也。

嶄巖　嶄鉏銜切、古音在八部、巖五銜切、古音亦在八部、疊韻、按說文嶄巖二字之解、似當依玉篇更正嶄下云嶄巖山皃、巖下云嶄巖也、乃合說文全書之例、今本乃爲淺人所亂耳、以嶄巖古多用爲聯語、上林賦巖嶄嵾嵳、郭云皆峯嶺之皃、高唐賦登巉巖而下望、西都賦蹶嶄巖、皆即此二字之或體也。

駊騀　駊普火切古音在十七部騀五可切古音亦在十七部疊韻說文馬搖頭也在馬曰駊騀凡稱曰頗俄異義皆同。

熚𤇯　熚卑吉切、古音在十二部、𤇯敷勿切、古音在十五部、段玉裁曰、熚𤇯疊韵字、如水部之畢沸、說文火皃、玉篇云火盛皃、廣云鬼火、𤇯籀文悖字

[盤/黑]姍　[盤/黑]薄官切、古音在十四部、姍所晏切、古音亦在十四部、疊韻、說文下色也、玉篇作下色皃。

虒虒　虒都兮切、古音在十六部、虒戶圭切、古音亦在十六部、疊韵、說文虒不指行、爲人所引、曰虒虒、與提攜義相同、玉篇虒作遞。

磊𡨴　磊落猥切、古音在十六部、𡨴丁罪切、古音在十五部、叚玉裁、曰疊韵、說文重聚也、今俗語猶有之、磊亦作磥。

怟[illegible]　怟巨支切、古音在十六部、[illegible]移爾切、古音亦在十六部、疊韻、說文不恴事也。

莽沆　莽謨朗切、古音在十部、沆胡朗切、古音亦在十部、疊韻、說文大水也、一曰大澤皃、西京賦、滄池漭沆、薛云漭沆、猶洸瀁、亦寬大也、南都賦漭沆洋溢、吳都賦海賦皆云沆瀁、羽獵賦云、沆汇義皆同。

未完

法律正名論（續）

曹樹鈞

由字須易知其辭之意義

名辭貴能喩實意義宜由字顯。是以數字之組合而成辭。須以由字而知辭之意義爲準。例如禁治產一辭。由禁及治及產三字。無由得知辭之意義安在。如謂禁治產係禁止購置產業則謬矣。禁治產者。乃因人類因其心神喪失。縱或有時回復。但事實上殊難辨明。是故法律爲保護其本人之利益。及維持社會之安全。規定凡心神喪失者。經一定人之聲請。由法院宣告後。視爲無行爲能力人。其所爲之行爲。不生效力。然由禁治產三字。何由知禁治產之意義哉。

辭須不與他同

名同實宜爲一。實異名宜有別。所以如此者何。乃求免與他辭相混。使人見而知與他辭不同而已。例如法院一辭俱有三種意義。狹義法院。乃指合議庭及獨任推事而言者也。（民訴條例第二百四十五條至二百五十二條所稱法院是）廣義法院乃指審判廳。即包推事書記官承發吏等而言者也（民訴條例第一章法院標

題是、最廣義之法院。乃兼指審判檢察。二廳而言者也。（法院編制法之法院字樣兼指審判檢察二廳而言。因該法內兼述審判檢察二廳之組織）夫以法院一辭。有時如此用之。有時用之如彼。詢屬易於混淆。蓋於法條之中。過有法院之辭。有時不知其何所指也。夫不同之觀念。本宜以不同之名稱表之。俾人見而知其有別於他。如此含混。其謬甚矣。

辭須能括全部

辭在累實。以成一名。所以如是者何。乃求內容皆可備於辭中。使人見而知其內容範圍如何也。例如暫行新刑律中。所謂偽造貨幣罪。并非專指偽造而言。除偽造外。計有減損行使收受等罪。又如偽造度量衡罪。亦非專指偽造而言。除偽造外。又有變造收藏二罪。再如偽造文書印文罪。更非專指偽造而言。關於文書。又有擅造行使交付等罪。關於印文。又有濫用盜用行使等罪。綜觀上述三者。內容甚廣。偽造云云。實不可括其全部。其弊非他。在於使人易於誤解內容。僅為偽造之罪也。

辭須集各部之名而成

辭者乃表異實之名。是以其內容之各部名稱。皆應現於辭內。例如刑法乃係科刑犯罪之法。罪名如何。刑名如何。如何成立犯罪。如何科以刑罰。皆為刑法內容。由是可知刑法。雖其內容事項有四。可歸納為二部。一曰罪。二曰刑。罪指犯罪之情形及罪之種類言。刑指刑罰之科加及刑之名稱言。刑法一辭。僅將後者表出。對於前者。未能引致之於字面。是以僅觀刑法二字。不易知其所包。愚意改之為刑罪法。似較明顯也。

辭須易於明了

辭雖不應成於白話。或出於俚語。然亦不宜引用生僻罕覯之字。或生澀難解之文。例如略誘二罪。所謂略誘者。反乎被害人之意思。取得支配被害人實力

之謂也。和誘者。乃指以被害人之同意。而取得支配被害人實力之謂也。前者以强迫爲手段。後者以誘惑爲手段。後者以被害人承諾爲必要。前者不以被害人承諾爲必要。夫後者以誘惑爲手段。以承諾爲必要名曰和誘。尙無不合。前者以强迫爲手段。幷非誘惑可比。不應謂之曰誘。內容如彼。字面則反若此。則其費解。不亦甚乎。按略訓奪。與掠通。略誘一事。即俗所稱拐帶。略字不過用以表示强迫之意。然非一般所易了解。是以不如改略誘爲强拐。

辭須前與後求其一貫

辭也者。乃用以表示特種觀念。是故無論在於何處皆宜一貫不變。例如同一商業。商人通例謂之牙行。商行爲草案。謂之曰行紀。又如同一官廳。民訴條例謂之爲審判廳。法院編制法謂之爲審判衙門。同一事實。名稱紛歧。在此以此名稱。在彼以彼名著。使人見而生疑。不知所指爲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文須形成整齊

同類之名辭。字數宜相等。相關之名辭、字數宜相同。字數等。謂多寡等。字數同。謂虛實同。例如法院內部編制有二。曰獨任制。曰合議制。獨任制法庭以推事一員行使審判權。合議制法庭。由推事三人。（大理院五人）。行使審判權。合議法庭與獨任法庭對立。合議推事。與獨任推事對立。民訴條例稱合議庭。非指組成合議庭之各個推事而言。乃指其全體而言。獨任庭因爲惟一推事組成。是以稱獨任庭。與稱獨任推事。結果相同。用是條例不稱曰獨任庭而稱曰獨任推事。此固不能謂爲不通。不過合議推事與獨任推事既相對立。稱前者曰合議庭。稱後者曰獨任庭。庶可表現名辭整飭之益。

辭須力求通俗

法律名辭。因爲專門之物。然既非僅以充法律學者之用。又非僅使法律大家能曉而止。爲使具有普通學識之人。皆易通曉。是以須求通俗。例如商行爲草

案中所謂行舖營業。乃商例中所謂牙行。亦即社會一般所稱之買賣經紀。竊按牙行語。乃沿革之稱呼。雖常見於文字之中。然少見於市場之上。至於行舖二字不特一般商人。不知其名。即於書册。亦屬創見。二辭既皆不甚通俗。故以改爲買賣經紀一名爲佳。蓋此名稱。一般商民。通皆知之。且言經紀。則爲他人計算之意。亦可窺而知之。

辭須表出特質

法律名辭。既各表示不同之法律觀念。則一觀念。當各有其特質。最貴將此特質。確表之於詞之字間。

例如推事乃指組成法院之一員。掌審理民刑訴訟案件而爲裁判之人而言。可知推事職務。兼有審理判決二者。推推繹也。事事件也。推繹事件。謂推繹事件之眞象與道理也。夫推繹事件之眞象與道理。檢察官行政官警察官等。對於治事。亦無不倘此法。不僅審判案件爲然。故推事之一辭。實不足以表審判官吏。竊考推事二字。原於宋代。宋制大理寺。置左右推事。後代因之未改。其於名學。殊乏根據。愚意不如改之爲審判官。庶可表出特質。以別於其他之官吏。

以上乃就管見所及。略述梗概。詳細研究。俟諸異日。

死公主與七個義士的故事

俄國　普希金著
王吉恩譯

國王和王后告別後，就整裝起程啦，王后她自己說不出來怎樣的愁苦，怎樣的悲傷；她自已逐日坐在窗前；望着渺茫無際的平原—秋水欲穿：但是終未看見她那親愛而且榮貴的丈夫回來；祇聽見，狂風怒號着；祇看見，大雪紛飛着；荒凉的曠野頃刻間變成了銀色的世界，十個月好像十年似的過去，她的眼光那天也未離開這個平原恰好在聖誕節那天晚間，這王后生了個女孩，最可喜的事，就是她所日夜盼望那

個人，第二天早晨忽然由遠方回來了，但是她並未顯出快樂，祇是淒楚悲慟的嘆息着，飯也不吃，眼也不張，到底不幸辭別她的恩愛的丈夫，拋棄新生的女兒溘然長逝！

一年好像短夢似的過去，國王已竟和新王后歡樂了，實在說起來，這個新王后也到有資格當王后，因爲她的身材高大，健壯而且白嫩；她的腦筋聰明而且機警，但是她極驕傲頑固而又嫉妬，有人贈給她一面鏡子，這個鏡的特性，是在于能說話，她對這個鏡子，到很和善，並且時時和牠玩笑，有一天她很驕傲的對這鏡子說；『我親愛的鏡子！請你向我說實話，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麗溫柔而且最可愛的女子？』鏡子答道：『你，王后！最美麗最溫柔而且最可愛，那是不用爭辯啦？』王后樂的了不得，聳聳肩，閃閃眼咬着手指，一會兒又雙手㕚着腰，搖動着身體，很驕傲的注視着鏡子，

此時公主（死去那個王后所生的女兒）很安靜，很和順的長大，她的粉白的臉，烏黑的眉，在在都是可愛而且可敬，她的父親與她找妥的未婚夫，就是某國的皇太子，叫作耶列夔，媒人來的時候，她的父親告訴，要賠送她七個商，埠和一百四十處住宅，

在公主要和耶列夔結婚的前夜，新王后妝束整齊走到鏡前，低聲問道：『你告訴我，我是不是最美而可愛的？』鏡子答道：『你美而可愛那是無疑的；但是公主是最美麗，溫柔而且最可愛的！』王后聽着這話，立刻氣的了不得，用拳頭敲着鏡子，說道：『你這鏡子；眞是一塊討厭的玻璃！你盡侮辱我，你怎麼將我和公主相比較呢？我看她是個愚鈍的姑娘，如何能比我還好看呢，你應當承認，我比任何人都美，走遍我們全國，就是世界，也找不見與我相等的』鏡子說道：『是如此麼？然而公主還是最美最可愛的那是沒有法子的，』王后滿腔充着妬恨，怒不可遏，將鏡子

摔到地上，隨後將使女叫來，命她將公主引到深樹林裡，並且將她自己留在松樹下喂狠。但是你想惡魔是能迎合王后的暴怒嗎？不容爭辯的啦，使女和公主已竟來到距家很遠的樹林裏，公主可就知道這個毒計，不覺害怕起來，一壁走着，一壁向使女禱念—我的生命！請你告訴我，我犯了什麼罪過？不要傷害我呵！等我當王后的時候，我一定要寵愛你，那個使女到是從心裏愛她，所以也未殺她，也未束縛她，將她放並且告訴她：『你不要憂愁，上帝一定保佑你呵，』說走，畢自己回家去了，到家王后問：『那個美女在那呢？』使女答道：『在深林裏呢，緊緊的綁着，野獸遇見，一定要吃她，不久就要死啦，請你不要掛念，』

公主失蹤的消息傳出來，她的父親憂愁起來，她的未婚夫誠誠懇懇的爲她禱告上帝，公主離開使女後就任意的遊蕩，又是憤恨，又是恐懼，忽然遠遠的望見一座房舍，一個小狗咬着迎將出來，一邊前後跳躍着一邊亂嗅着，她走近門前，覺着滿院極寂靜，美麗光華，好像別有天地一般，小狗圍着她亂跳，好像撫弄她似的，她緩步前進，房門微動，她已經進到小客堂裏，室內周圍擺着長橙，用毯子掩蓋着，當中安着一個帶花的火爐，她想一定是和善人住在這裏，也許他們不能反對她，但是此時室中一個人也看不見，她各處看看，點着聖像前的蠟燭，並燃着了火爐，輕輕的爬到睡舖上臥下，

午餐的時候到了，院中聽見踐踏的聲音啦，不多時進來七個義士，他們嘴上長着黑色的短鬚，大約都有二三十歲的年紀，長的忽然驚疑道：『這是何故呢？屋裡如此乾淨而且美好，一定有人來罷也許等候我們呢！到底是誰呢？請你出來同我們認識認識罷，你如果是老人，我們稱你爲伯叔，你如果是青年，咱們就稱爲兄弟，你如果是個老嫗，就當做我們的母親，你如果是美麗的姑娘，就當作我們的姊妹，公主她

强出來，向衆人深深鞠躬，請他們饒恕她如此的孟浪，並且告訴他們，因爲什麼她來到這裡，他們將她讓到一邊，給她拿點心，斟酒，她辭却不喝，祇吃了幾塊點心而已，隨後她覺着有點疲倦，就請求休息，他們送她到樓上一間乾淨小屋，她自己在那和衣臥下，沉沉睡去，

日復一日的過去，她在林中和七個青年一起住着並未覺着寂寞、每天日出以前，七個義士，和和氣氣的出外遊玩，或是射灰色野鴨，或是閒走，非常快樂她好像女主人一般，在家備置一切，光陰過的很快如此的生活，也是很久啦，他們兄弟七人，都很憐愛她，一天早晨將黎明他們就來到樓上小屋，長者首先說道：『姑娘！你知不知道你是我們大家的妹妹，我們大家都愛你，都想娶你爲妻，但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想一個完善的法子，使你一方面是我們七個人中一個的妻，一方面是餘者的妹妹，既可免去我們的紛爭而且不違背上帝的意旨，豈不甚善嗎？你爲什麼還搖頭呢？你是反對我們？或者我們七人非你所欲？公主答道：『哦！你們這些誠實的青年，也就是我親愛的哥哥，我要說一句謊言，我敢起誓—我就不能活着離開我的坐位，』她很羞澀的繼續說道：『我怎麼能够……？我不是個未婚妻嗎？你們大家對我都是一樣都是很聰明，勇敢有爲的，是我從心愛的，不過我已竟永世許給那刻變了，』兄弟們[illegible]點半晌，說道：『請你饒恕！要求並非罪惡，早知如此我們那敢冒昧呢，』『我並不生氣，』公主答道：『但是我的拒絕亦不爲過呢，』兄弟們深深的鞠躬後，緩緩的退出，大家和樂如初，

此時王后忽地想起公主來，異常的煩惱，遂走到鏡前，帶著微笑而含驕傲的神氣，問道：『鏡子你好呵？請你告訴我，我是不是美而可愛的人哪？』鏡子答道：『你美是無疑的，但是在橡樹林中和七個英雄

住在一起，那個公主，比你還美得多呢！』王后怒不可遏，將使女喊道：『你爲什麼騙我？』使女直認無諱，殘忍的王后遂將使女處以死刑，』

有一天，公主坐在窗邊，紡線，忽然聽見小狗狂吠，遙望見一個乞婦蹣跚而來，一邊用手杖打着，一邊喊着『看狗』公主喊道：『請你站一會兒，我給你打狗，並且給你拿點吃物』乞婦說道：『這狗眞厲害呵！幾乎將我吃啦！』公主想要出去，送些面包給他，但是小狗不放她過去，乞婦稍稍前進，這狗比野獸還猛，直向乞婦撲去，公主說道：『這是怎麼的呢？喂！你接着罷—面包飛去，乞婦抓住，稱謝道：『上帝佑你！那麼請你接着—一個金黃鮮嫩透明的蘋菓直向公主飛來—小狗不住的喧囂着—公主雙手接住乞婦說：『你吃這個蘋菓可以充飢，可以解乏呢！』說畢深深鞠躬，然後出去，小狗跑上台階，用很憂愁，很嚴澀的眼光看着公主，好像他有隱憂似的，又似乎向公主說：『拋掉罷！』公主用白嫩的纖手撫弄着狗說道：『什麼事？小狗呵！你怎的啦？』小狗臥下，她自己回到屋裡，坐在紡車傍邊，等着主人回來，但是目不轉睛的注視着蘋菓，這蘋菓又新鮮，又香，又多汁，又粉白，金黃的顏色，眞令人可愛，由外面可以看見內瓤，又似乎流出蜜來，她想等到午餐後再吃，但是已竟忍耐不住了，遂拿起蘋菓，慢慢的咬幾口，忽然覺着戰慄起來，眼睛也瞪直啦，呼吸也停止啦，就在聖像前，頭枕着橙子，無聲無息的躺下，如同死人一般，

兄弟們回來，小狗狺狺的遠迎出去，道路顯着不好，他們奇怪起來，可就互語道：『恐怕咱們不免于禍罷！遂急速跑回家來，小狗低着頭，向蘋菓惡很很的直咬，然後又吃了一口，立刻就死了，他們纔知公主是中毒而死，他們十分憂愁，也是無法，遂抬起公主念着祈禱文，給她換了衣裳，又想將她埋起，後來又變法啦，她安靜如生似的躺着，僅僅不能呼吸，他

們等了三天，她也未蘇醒過來，很誠懇的祭完後，將她裝入水晶棺裡，在半夜無人的時候，將她抬到一個童山下，新鑿的山洞中，用七根木杵架起，然後用銅鍊將棺材掛上，又用石將山洞關住，他們向死公主鞠躬，大哥說道：『睡罷！』忽然低聲說道：『你的靈魂歸到天上而你的美麗留在人間，我們愛戀你，又爲你的情人保護着你，但是你誰也未得歸從，現在和水晶棺長眠罷！』

在那天殘忍嫉妬的王后，等待好消息，又暗中問鏡子道：『我是不最美而可愛的啦？』鏡子給她個正面的回答，她樂的了不得，耶列孌走遍全國逢人就問也未找着他的未婚妻，後來死逼無路，就問道天空紅日：『親愛的太陽！你終年在天空行走，你能將寒冬改爲融和的春天，所有的人類，你都能看得見，但是你看見我的未婚妻未有？太陽答道：『我未看見呵！』或者她已竟不存在啦！也許我的鄰人月亮他能知道，』

耶列孌等到黑夜，恰好月亮出來，他忙喊道：『月兒，我的朋友！在黑暗的世界裏顯出來你的圓臉，和明亮的眼睛，衆星都很羨慕你，有多好呵！但是看見公主未有？我是她的未婚夫呢！』月亮答道：『我未看見也許她在我未出來的時候過去的，』耶列孌嘆息道：『這可如何是好呢！』月亮勸道：『或者風能知道呢，他一定能幫助你，你去問他，不要愁再見！』耶列孌向風奔去，欣然喊道：『風，你是很有力的—能追追雲彩，能鼓蕩滄海，各處你都走遍，除了上帝誰也不怕，但是你看見公主嗎？』風欣然答道：『是呵！我知道呵！在河那岸高山下小洞裡，有個水晶棺用銅鍊綁在七個木杵上遊蕩着，你的未婚妻就在那裏，山之周圍人跡罕到呢！』

風說畢就遠颺去了耶列孌不覺愴然淚下，悲喜交集，急忙向高山跑去，跑到山下遇見一個入口，冒着險進去果然看公主面貌如生似的，在棺臥着，他猝然

向棺材一撲，軋然一聲，棺材破裂，公主忽地驚醒過來，用着呆澀的眼睛顧盼着，低聲太息道：『好個長夢呵！』他們兩人忽地哭起來，遂後攜着手，由黑暗凶惡的地方，出到光明的世界來，笑嘻嘻的同家去了，

公主仍然活着的消息傳出來，王后在宮無事，又對鏡子發她那無聊的，唯一不變的問題，鏡子仍然答道：『公主比你還美，還可愛，那有什麼法子？』極刁惡的繼母猝然跳起，將鏡子摔壞，直奔公主迎去一時怒氣過盛，昏倒在地，可就永久不醒啦！

剛把她埋將起來，就舉行婚禮，實在是空前的大宴會，當時我也在座，也曾嘗着甜蜜，也喝着了他們的合歡酒，

(附註)原文用韵文寫的今譯為散文，原文重複處均已省略

題釵頭鳳新劇為荀慧生作

子威

沈家園裏風蕭索離絃譜出因緣惡已分蕭郎是路人忽逢宓女重游洛無邊柳色舊宮牆對此如何不斷腸婆餅已焦啼鳥喚池中驚起兩鴛鴦鴛鴦驚起分飛去尋春忽到春來處舊時顏色忍重看謝卻海棠飛盡絮含情不敢前致辭却遣旁人饋酒卮酒痕淚痕兩不辨傷心為譜離鸞調紫玉釵頭郎薄倖釵頭鳳悼驚鴻影悲歡離合一時并脈脈芳心顧自警佯客欣逢古押衙(劇中謂妙常救女仍歸放翁好友方成女已怛化與本事別旋重逢不同)情天缺陷補無瑕飛龍骨出香桃瘦藝折人間薄命花此情此景誰能遣悔教重識春風面鸚鵡已斷總難逢明月含愁獨不見荀郎面貌最翩翩扶上氍毹更可憐幽怨萬千誰說起一聲聲入十三絃明燈燦綠紅綃濕滿座無言盡嗚咽渭南翁是局中人當前那不吞聲泣匹嗟乎家庭舊習不堪論公案從今一例翻早許無雙儷仙客文君畢竟嫁文園

秋興 七律

扈曼倫

風吹雁影不停留　人抱冰心近暮秋　負笈天涯如野鶴
擁書學海似沙鷗　功名幻想三更夢　身世飄蓬一葉舟
振羽凌雲舒壯志　靜觀萬物且登樓

愛菊

扈曼倫

瞬息三秋黃菊開　徜徉東圃意悠哉　月中折桂吳剛去
籬下觀花靖節來　遯世物同賢者樂　澆愁樽共雅人陪
此中逸趣誰能賞　日夕殷勤手自栽

秋夜旅懷

扈曼倫

寒窗風起夜三更　只有冰心乙片傾　孤館淒涼雙袖冷
幾家星火一燈明　未成張翰思鄉夢　每羨歐陽作賦情
雁陣橫空秋色老　菊開小圃計歸程

四美吟 并序

何恨蝶

曩見小草。曰錦囊者。中有是題。係某報徵文之作。徐君桄亞爲衡甲乙。冠其軍者。女郎也。惜其名今忘之矣。時尙不解詩。竊嚮往之。繄何裙笄之多才也。後遂遊心於雅頌比興之閒。沈潛乎漢魏唐宋樂府之作。其幾而有得。暮爲詩詞。長謠短章。嘯弄風月之句。而未敢以示人。恐知者不忍、而輕薄者譏也。頃復數年。稍得損益推敲之致。斟酌於字句。反復乎申永。庶稍節累疵。以錄呈吾師陸子威廣山先生。許爲可成。而未以爲遂足也。念曩日動機。錦囊一書耳。書中一詩耳。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予既披其卷。誦其詩。且領其賜矣。顧未知其人。識其名於楮端。今且忘佚之。可乎不可乎。錦囊一書早佚。是其人終不可知。而其詩則尤不可知矣。繾綣前情。追緬往昔。感從中集。因題命筆。草成八絕。

未敢爲是。聊當賡和。且謝所成云耳，

紙糊美人

桃花面薄舞腰輕。小字朱絲動洛城。裁得嫁衣十樣錦。風流合配楮先生。

曾伴薛濤筆硯忙浣花溪水至今香問渠那有千金價反噪芳名動洛陽。

泥塑美人

淩波未步襪生塵不染青蓮現化身記得當年儂姓管只今嫁作趙夫人。

芳心怕問絮粘時比玉情懷湼不緇倘覺一身仍土氣總然絕代亦嫌癡。

雪搏美人

袁安月下曾相識渠比梅花淡幾何一點凝心同捧日爲郎化去愛郎多。

礙冰爲骨水爲神鴻爪無端破夙因曝着驕陽身便輭此儂也是熱中人。

竹雕美人

記否天寒倚翠時玲瓏玉體瘦難支年來反覺空心好刻骨相思轉不知。

怕共梅妻鬬翠螺支離瘦骨奈愁何相思到底成灰否紅豆秋來擲更多。

秋夜

何季康

滿院秋風起、淒涼月夜寒、征夫悲路遠、遊子歎衣單、征戰何時息、中原無處安、青萍劍舞罷、長嘯依欄杆。

山居

獨酌空山裏、飛花舞座前、魚歡波底戲、鳥倦樹頭眠、細草叢爭茂、浮雲獨往還、衆生皆自得、行樂莫遲延。

談劇

笑頻

在一個高尚社會裡，最好的娛樂，要算電影，音樂了，但比較更實現，更表情，更能感化人的性情的當首推戲劇，

一個良好的教育家，辦一個學校，猶其是大學，總要使牠社會化，然後才能實用，才能養成高尙的生活方式，來改造這腐化的社會，這不僅表現學校活潑的靈魂，實有牠深沉遠大的目的，

我們學校在去年之今日，不還是死氣沉沉有『東北私塾』之渾號嗎？那時我們所感到的除了『書本生活』『講堂活動』還有甚麼呢！同學根本就靡有課餘團體的組織，所以像一盤散沙似的個人找個人的校外娛樂，但無論在青年會，遊園，劇場以及……總覺得不如用我們自己的犁鋤來開闢自己的園地，覺得更有趣，更快樂；這也許是我們文法科課餘遊藝團產生的一個原因吧！

課餘遊藝團在很短的時間成立了，而我們可賀可祝的光榮偉大奴十節的三天假日，不能不說予他們來演的一個機會。你想！以短促的時間，初辦的困難，一定要受一種無形影響，但結果可欽佩的團員演員們，竟能予我們一個滿意的觀聽，不能不令我們贊許他們辦事的敏活了，我與團員演員並沒甚麼關係，這不過祇按我個人主觀的評判能了，

可是無論一種學術或藝術，要不加以嚴格研究討論，怕是絕不會進步，而況好與壞是由比較得來，世間並沒有絕對好壞的標準，所以我本着研究與討論的性質，對於這次的表演略有點意見，以供愛好戲劇的同學們來討論，

這兩天的戲目，一是『可憐閨裏月』，一是『山河淚』，至於劇情，同學早已瞭然於胸無庸贅述，前者表示內亂的慘苦，後者表示亡國之悲哀，

就普通一般心理說：當然以『可憐閨裡月』表演得親切活現了，扮演的角色，都能以劇場作戰場，當號聲一響，母與子；妻與夫，別離之苦況，惟妙惟肖，猶其是旅長起程以後，老母之悲號，眞使觀衆爲之洒一掬同情之淚，後來老母問卜，瞽者之應答幾句，雖小處，於本劇亦生色不少，最後旅長陣亡，與妻托夢之一幕，沉沉夜景，一線燈光，兩個情愛的伴侶，訴長期的別衷，猶是表現兒女之情，征途之苦，及惡耗傳來，靈幃在望，稚子物化，妻之幾句哀婉哭聲，表出現代女子特有的一種性格，非留心婦女心情有素者，何能臻此，然在馬弁傳與太太『旅長陣亡消息時』而馬弁則略帶詼諧太太似毫未關心，稍嫌美中不足耳，至若有謂在國慶日不應演此悲劇或表演得過悲慘，足使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乏尚武之精神，多文弱之情節，是乃選劇的問題，而非劇情的問題，宋教授說：『旅長在反對內亂中，應有對外戰爭，雖犧牲一切在所不惜的幾句以補不足，』頗有見地，總之此劇就大體論，不能不說完善，吾人不能十分苛責，『山河淚』一劇大致較爲沉悶惟劇中的女角，自始至中毫無懈怠，其談鋒銳利，較一班女演員之羞赧無語者，强勝百倍，而黨員中，在談話時猶有說我們『中國……』則失劇之本色，此劇因未十分留意，故不敢妄加批評，再佈景稍嫌緩慢，於時間上頗不經濟，則易引起觀衆之懈弛，若能稍加改良於戲劇本身不無補益，

最後我希望的導演員，必須精通一切，對於劇本須有正確的選擇與見解於導演須有豐富的知識與能力於背景的擺佈，電光的配合，顏色的調和，服裝的配置都該有深刻的研究，最要緊的演員不要忘了劇情，戲劇是一種藝術學問，我們不能完全當作娛樂品，最好拿我們大學生的思考理解，來表現人生的故事這是我最後所希望的，

同學們請不要誤會！我這篇議論難免不有偏見

的地方，世間不帶着色眼鏡的有幾人？不患近視遠視，具有健全明亮眼光的又有幾人？視察者總不免拿自己的主觀去批評，因爲除此外別無他法但這就發生問題了，你的主觀果然正確嗎？批評果然適當嗎？就令全無問題，你還須用銳利的目光和敏捷的愼密的思考才能不致有大錯，又須心平氣靜不雜絲毫愛憎的觀念，才易不失眞相，但這恐怕連現代的心理學家也難件件作到，以非戲劇專家的我，不是更沒把握嗎？所以我以上所說的，不過是一綱希望與期許，本着愛護演員藝術的心理說幾句能了，

十月十六日秋雨後脫稿

開河隨筆（續）

吟梅

（心影夢）

嘯室子夜出蒔門。經蓬堰。過結綠之堤。而抵飄紅之岸焉。花麗迷雲。風疎振柳。未聞漁唱。已作蘆中之丈人。方驚櫓響。又爲江邊之逋客矣。岸高出水平十數尺。皆巉巖錯崿。上蒙苔蘚。青斑褐點。色不一焉。而水波時興。以廻環如輪之圜紋。與參差如犬齒之峭石相擊蕩。濺白飛霜屑。片片襲衣袖。激團如露珠。滴滴濕衿履。猶復揚撲人面。覺涼沫如冰汁。清冷透肺腑。雖龍津之垂。金莖之承者。不是過也。前進迤邐。皆大石聳立岸側。倒影水中。如臥長鯨。求知者鮮不爲所駭走也。近而睇之。則可驚者。實足可喜。蓋游鱗叢棲。藉晦藏身。隱幽避體。比聞足音。皆鳥散如驚弓。水底翻輪皺爲紋縐。摻以青蒔綠藻。萬色駁雜。眩眩人目。時有二三沙鷗。翺翔波上。射影水中。又於水庭介族。有翼而飛者。是時也目不暇給。而波之澎湃。石之震蕩。鳥之鳴。浪之嘯。均合成拍奏。以與耳鼓相轔轔。黃鍾歟。大呂歟。抑爲鈞天之樂乎。據石爲坐。尚不寂寞。蓋傍我而坐者。我影相隨也。傍我影而斜欹者。我手杖相隨也。古人顧

影底三人。我今而四矣。然余之自視寶宜自快也。誠不可爲無益之呻吟。第余此時之環境。余此時之周圍。實[illegible]有不能不令余發呻吟者也。蓋月光之下。清波之上。忽起一陣香風。飄然一櫂蘭槳。槳兒雲鬟霧鬢。水珮風璫。睬之非他。乃心影也。噫其突兀而來乎。其何爲而來乎。其何爲而來此乎。余一見心影。幾不知口之何以訥。身之何以笨。昔者之何以滔滔者。今竟默默耶。惟余之目。實深與彼如秋水者相注射。余之心實深與彼如芙蓉者相印合。而心影不待余言。則已先發其犀齒曰。君來久乎。君曷爲而來不告我乎。言時銳利非常。似呈驚愕之狀。而眉額間一種顰痕。面腴上一派紅暈。均使余神往目凝。嗚呼心影不言。已使吾難爲語矣。況出其責人之詞。嗔人之態乎。余此時離木雞土塊不遠矣。正擬强爲惺惺。出言自解。而大風作。巨浪興。催彼蘭槳欲覆。而心影亦顚競不自支。余方臂以力。乃如花之心影。竟逐波以去。噫。其爲魚腹也無疑矣。正急愕間。余適在匡牀之上。時時計鳴二下。戶外落葉。簌簌 蟲鳴唧唧。

人生七十之由來

鏡仙

(譯自Tanner—Compositioned Rhetoric) 天公造成乾坤。生就萬物之後。遍召動物於座前。以定其生期。於是形色雜遝。羅列滿前。各求與以相當之壽命焉。驢首晉見。天公喜曰。良友乎。來甚善。二十年生存。亦將如爾願乎。

驢乃訴曰。毋乎。何不仁乃爾。人類之苛苦用余。寧不爲我悲乎。當余之老也。人爲其自私自利。任意驅策。竟不一念余之辛苦。可愛之天。幸毋與我如是之多也。

天爲之動。遂僅與之十年。以減其塵世之痛苦。

犬乃行近座前。天公。問曰。余友爾將以二十年之生活爲不足歟。

犬汪然出涕曰。何樂而賜余以若是之多乎。余之生也。難免漸老而殘廢。於是余之故友。不我顧矣。脫齒之口。亦將不許余一啖粱肉矣。舍蹲踞牆角終日咆哮悠忽以了余之餘生外。復何事乎。

天公惻然爲減其半。然犬猶悻悻云。以怒天之僅去十年也。

以次及猿。天公問曰。我信爾之必欲二十五歲也。日逍遙於林泉之間。復何事以勞爾乎。

然事有出於意外者。猿大慟且曰。何竟不稍厚余耶。余即應爲人類之玩物。關鎖藩籬。强顏跳躍。以使人類戲弄我。揶揄我乎。天乎。曷惡我耶。

天又爲動。雖猿之百計嘵嘵。亦僅去其十五年焉。

最末人至。天公深欲其爲長壽者。至少亦須給以三十五年。而人亦涕泣交集然其理由適相反。

人太息曰。傷哉僅三十五年耳。何以如是之短耶。爲求余自身之安樂。而有家。而娶妻。而生子。及甫將享余勞動之代價時。即應死乎。

天復爲之惻然。以驢所不肖十年與之。然人猶以爲未足。增以犬所却之十年。而人又大哭以怨天之不公。後以猿所不受之十五年慰之。當此之時。天亦無可給矣。人猶呻唔誹謗。乃離天去。

故人初生之三十五年中。境地愉快。身名泰然。及至驢所與之十年則漸近于無用矣。後者爲犬所遺之十年。如是齒牙脫落。友朋遠跡。惟有愁苦與怒罵於牆角下矣。待夫猿之十五年至。不過完成其七十壽數耳。伊之素識者非但不尊敬之且不信任矣。無人肯從其命焉揶揄爲伊分所應得。惟其悲慘以向盡也。猶怨死之催人之速。以掾其痛苦也。

然則人類貪生懼死之苦。實所應受。亦其自取之也噫。

◉劉副校長在北校訓話　（漢章）

十月二十三日午後四時。副校長劉東軒先生。在北校西大樓內。招集理工科全體學生訓話。關於大學生求學方法。求學目的。及對人格方面之修養。劉氏闡發盡致。同學雖終身履行其言可也。劉氏來長斯校爲時未及兩月然其教學方法。及行政計畫。即此次訓話觀之令人欽仰之處甚多。以故論者咸爲東北大學前途幸。兼爲東省文化前途慶云。

●取消新生入校資格

（漢　章）

學校當局。茲查本校第六屆入學試驗所錄取工科新生。內有孫錫璞。劉熙寰。卞大中。張恆月。鄧華高、崔鶴齡、鄧長家、溫新華、劉景琨、等九名。開學多日。迄未到校。亦未請假。按學校定章。當將入校資格取消。以示限制。業於本月二十三日牌示各該生等知照矣。

●理工科重申制服令

（漢　章）

理工科孫高二學長。前曾示令各級學生於十月六日易著制服。惟彼時各級學生制服。尚未製齊。前令勢難剋日施行。近查各級學生制服。業已完全製齊。乃於月之二十三日。牌示定於十月二十八日起。凡學生在上課時間。須一律穿著制服云。

●理工科遊藝會誌盛

（漢　章）

十月二十四日爲本校開學紀念。是日理工科學辦遊藝大會以示慶祝。會場在西大樓後東頭第二實驗室內。開會時間。由午後五時起。至夜半十二時止。校內外參觀者。計一千餘人。誠爲本校成立以來空前之盛舉也。茲將會序列左。

(1)奏樂開會。
(2)級長報告。
(3)遊藝部報告。
(4)蓮花落。
(5)新劇第一幕。(庸人自擾)。
(6)雙簧。
(7)新劇第二幕。(庸人自擾)。
(8)鋼琴獨奏。
(9)新劇第三幕。(庸人自擾)。
(10)賈波林比武。
(11)新劇第四幕。(庸人自擾)。
(12)Violin獨奏。
(13)新劇第五幕。(庸人自擾)
(14)大鼓
(15)新劇第一幕。(復活玫瑰)。
(16)滑稽戲法。
(17)新劇第二幕。(復活玫瑰)。
(18)無線電放音。
(19)新劇第三幕。復活玫瑰。
(20)滑稽論文。
(21)新劇第四幕。(復活玫瑰)
(22)職員演舊劇。
(23)新劇第五幕。(復活玫瑰)
(24)歌舞。
(25)洋拾黃金。
(26)奏樂閉會。

此次演新劇舊劇及各雜劇。無不入情入理。維妙爲肖。每於閉幕之際。又有各種音樂。爲之點綴。快目悅耳之處。筆難盡述。惟據遊藝部報告。謂此次開會宗旨。同學方面。非因遊藝以尋樂也。乃藉遊藝以爲開學紀念之慶祝也。當則遊藝會之用意亦深遠矣。

●理工科賽球獲勝

（漢章）

十月二十五日午後四時。理工科足球隊與省立第三中學足球隊。在北校運動場比賽足球。兩方助興者甚衆。比賽結果。勝利竟歸本校球隊所有云。

●教授與四年級生比賽籃球

（漢　章）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四點半鐘。理工科教授與理工科四年級學生。在本校球場比賽籃球。當時各級學生及教授家眷前往參觀者甚衆。一時場中Good!…Good!之聲不絕於耳。比賽結果教授方面得十七分。學生方面得四分勝利歸教授所有。論者謂本校體育組織。向無師生比賽辦法。此次賽球當爲空前之盛舉云。

●高學長暫代英文課程

（漢章）

理工科英文教授趙配天先生。現應臧學長之聘。擔任法科課程至理工科英文講席。經高學長聘妥某文學家擔任。惟因某種原因。暫時不能來校。所有從前趙教授英文課程。暫由高學長代理。聞高學長所授功課頗受學生歡迎云。

●英語會請沈教授講演

（漢　章）

理工科英語會於十月二十八日晚。特請工科教授沈天民先生在該會講演。前往聽講者甚衆。沈氏之卓識偉論。爲英語會增加光彩非淺云。

●理工科與滿大比賽足球

（漢　章）

本年春季。奉天省城各學校足球聯賽最終成績。以本校理工科球隊與滿洲醫科大學球隊成績最爲優良

嗣後此兩校球隊。屢次決賽。未分勝負。乃於十月二十八日。在滿大操場。意擬舉行最末決賽。乃比賽結果。爲一與一之比。仍須另定時日。以決雄雌。錦標能爲何方有。實難預知也

◉女同學鍛鍊體育之踴躍

樂生

本校體育之發達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自東三省聯合運動會戰勝各學校博得總分第一誠首屈一指稱雄東北無與倫比者矣惟女同學以時間倉卒未有相當準備此次並未參加頗引以爲憾近來南校女同學四十餘人體育學程已自上週規定起始鍛鍊有田徑賽及球類各項近屆初冬朔風漸寒每於課餘之時雖風沙飛揚而一般運動員往來於運動場內精神煥發異常踴躍將來於運動大會一現身手亦不難獲得最大之優勝而冠絕一時云。

◉各縣同學開同鄉大會

樂生

本校爲東省之最高學府亦即人材薈萃之地莘莘學子皆不遠千里而來近爲注重桑梓觀念敦厚友誼聯絡情感起見各縣同學組織之同鄉大會次第成立而舊有各縣亦爲歡迎新同鄉到校及改選各部之職員或開聚餐會或開茶話會濟濟蹌蹌亦各極一時之盛云。

◉南校壘球隊成立

樂生

南校體育教授耿伯威先生熱力提倡不遺餘力近來組織壘球隊歡迎同學參加數日來報名者異常踴躍男同學已達三十餘人女同學亦二十餘人計分四隊逐日於早餐後在運動場內從事練習頗有進步之可觀。

◉學術團體之勃興

記者

自本學期開學以來，同學精神，異常活躍；就體育言，奉吉黑聯合運動大會，奪得錦標；就學術言，各種學術團體；若哲學會，社會科學會，東北研究社……！均已先後成立，近國一同學又有夏聲學社之組織定於三日開成立大會云，茲錄其章程如左：

東北大學夏聲學社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名稱 本社定名爲東北大學夏聲學社

第二條 宗旨 本社以砥礪德業發表思想介紹學術爲宗旨

第三條 社務 本社以舉辦文學研究社及夏聲季刊爲任務

第二章 社友及社員

第四條 社友

第五條 社員 本社社員分左列二種

甲、普通社會

乙、特別社員

第六條 入社手續

甲、社友 凡加入本社按季交納社費及能盡社友之義務者得爲本社社友

乙、普通社員 凡爲本社社友一年以上或納基本金者得爲普通社員

丙、特別社員 由本社敦請之

第七條 出社手續 本社社員社友有中途出社者凡一切社金概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及任務

第八條 本社組織分爲左列二部

甲、編輯部 本部敦請指導員十二人司關於稿件之審定與刪改事宜設委員長一人司關於稿件之搜集與編排事宜幷分左列五股設委員十四人分掌各股事宜

1. 通論股 委員三人

2. 學術股　委員四人

3. 文苑股　委員三人

4. 譯述股　委員二人

5. 雜組股　委員二人

乙、事務部　本部敦請指導員三人司指導本部進行事宜設委員長一人司本社事務進行等事宜幷分左列四股設委員十三人分掌各股事宜

1. 文牘股　委員三人司書札往來發布通告記錄本社討論議決事項

2. 會計股　委員二人司欵項之出納事宜

3. 交際股　委員五人司接洽本社與他方面有關係之事及辦理刋物銷售等事宜

4. 印行股　委員三人司關於刋物之印刷校對保管等事宜

第四章　職員之推選及任期

第九條　本社職員之推選分四列

甲、指導員　均由本社聘請之

乙、編輯委員長及委員事務委員長及委員均由本社普通社員中推選之

丙、爲本社普通社員一年以上或納基本金者得被選爲職員

丁、本社職員有間斷職務者得隨時改選

第十條　任期　本社職員除指導員外均以一年爲任期於每週年紀念日舉行改選但連選者得連任

第五章　會　期

第十一條　定期會　於每學期之始末各開會一次商酌本社興革事宜其時間與地址列左

甲、開會時間　臨時由本社職員酌定之

乙、開會地址　本社

第十二條　無定期會　遇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隨時定期召集之

甲、各部發生共同關係時

乙、臨時發生特別事項時

丙、有商酌來稿贈品之必要時

丁、本社社員三人以上之提議時

第六章 社 費

第十三條 本社社友社員均有納費之義務

甲、社友 每季納社費奉大洋十元

乙、普通社員 以出入之嬴絀爲定

丙、特別社員 自由捐助

第十四條 本社每季所入之費除提出相當額數充必要之經費外餘均作爲基本金

第十五條 每季中所餘之社費均爲基本金以備酬謝來稿及其他各項用途

第七章 附 則

第十六條 本社章程如有不適當者經本社社員五人以上之提議經出席社員過半數之可決修正之

第十七條 本社章程自宣布日施行之

第十八條 本社受學生自治會之監督所有事務不得與學生自治會章程牴觸

第十九條 本社細則另訂之

▲本社指導員一覽表

甲、編輯部指導員

馬先生竟荃 陳先生天倪 曾先生星笠

劉先生弘度 胡先生石青 宗先生子威

吳先生柳忱 劉先生伯榮 陶先生犀然

卞先生鴻儒 方先生孝嶽 顧先生亮忱

乙、事務部指導員

孫先生禹珊 臧先生哲軒 周先生天放

▲附本社職員一覽表

甲、編輯部

一、編輯部委員長 苗可秀

二、通論股委員

苗可秀 劉錫鎮 張恩霖

三、學術股委員

楊維皤　趙石溪　苗可秀　鄭大洲

四、文苑股委員

王錫齡　富靖　王衡

五、譯述股委員

何季康　鄧明達

六、雜俎股委員

趙石溪　富靖

乙、事務部

一、事務部委員　張宗騫

二、文牘股委員

張宗騫　張恩霖　王堯賡

三、會計股委員

郭非庸　梁汝霖

四、交際股委員

鄧明達　秦家治　鄭大洲　楊維皤　王錫齡

五、印行股委員

鄭文林、關善慶、王堯賡

◉徵求社友啓事

儒

慨自麟獲魯郊微言圮絕龍起大陸異說沸騰神州之陷溺日深後生之仔肩尤重此學社之所宜倡也緊吾遼水舊隸幽營訪範陳疇箕子之遺風未遠敦詩習禮幼安之令緒堪追剏吾太學實積英賢攷十四博士之遺文翻經魯壁綜百六名家之詞賦取則漢京合寫禮堂之書用紹石渠之業維是衆擎易舉獨力難成所冀風雨君子時興如晦之悲天火同人彌集斷金之利凡我同好盍興乎來

▲附入社章程

一、手續

A. 逕至樓上七十六號接洽或將姓名住址通訊函明本社

B. 納社友費奉大洋十元—按期繳納

C. 隨時加入幷由本社發給社友證

二、權利

A. 關於本社一切事宜得建議興革之

B. 社友得爲本社交際股職員

C. 社友可受本社一切之報酬

D. 可隨意投稿

三、義務

A. 社友宜遵行本社所定章程

B. 介紹本社刊物之銷售

C. 介紹同志入社

D. 介紹稿件

夏聲學社啓　發起者國本一同八

◉聯賽球術

珍儒

文法科四年級生四班與二年級生二班約定聯賽球術。于上月三十一號比賽網球。爲二與一之比。二年級生勝。于本月四號比賽足球。爲三與二之比。四年級勝。籃球及隊球比賽。尙未定期云云。

◉女生宿舍遷移

儒

附中及師範部校舍。動工多日。尙未落成。南校房舍又不敷用。故女生宿舍。暫借設於第七小學院內近因天氣漸冷。來往不便。將會議室暫作宿舍。于月之二日女生已移入云

△本刊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下列一切投稿——論評，學術，文藝，雜俎，校閱…………

二、惠投之稿，不拘文言語體，惟須繕寫清礎，能照本刊格式繕寫尤佳。用新式標點與否，任作者自便。

三、來稿用何名字發表，聽投者自便，惟投稿時須將眞姓名住址示知，俾便通訊。

四、來稿如不願增刪，請預先聲明；否則本刊編輯人備有獻替，恕不一一奉商。

五、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惟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但須預付同件郵票，

六、來稿如係譯述，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出版時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七、來稿除投入本刊投稿箱外，可函寄本刊編輯部，或向本部職員接洽。

八、來稿經本刊揭載後，酌贈本刊若干冊，以答雅意。

九、本簡章有須修改時，得隨時依法修改之。

周刊編輯部職員表

主任編輯	應德田			
副主任編輯	張汝羨			
論評組組長	楊溥	王善爲		
編輯	申鎧	趙仁濤	魯紹周	閔傳經
	吳家興	秦國鼎		
學術組組長	魏運五	金錫如		
編輯	佟崧蔭	沈海峰	關榮鯤	吳恩裕
	蕭和宣	李維第	沈啓巽	王化啓
文藝組組長	徐瑞勳	薛仲三		
編輯	王吉恩	蔡鳳岐	任光甲	劉致平
	楊永寶	蕭德粹		
雜俎組組長	楊予秀	關五玉		
編輯	趙德明	張殿執	吳德樹	劉景琨
	邱永和			
校閱組組長	印永法	李恩霖		
編輯	吳文權	廖[illegible]賢	張景岸	趙玉昌
	齊榮祥	楊彥[illegible]	楊之來	

本刊價目表

零售	一冊	一角	
定閱	半年	十八冊	一元六角
	全年	三十六冊	三元二角
注意	以上均按現洋計算		

報資先惠郵費每號半分

東北大學工廠廣告

敬啓者本廠自創設以來已歷三載廠址廣闊規模宏大內分製造建築印刷三大部各部均有專門技師指導工作無論製造修理建築及印刷等項無不精益求精用特竭備本廠宗旨既在振興工藝挽回利權故一切定價均格外從廉以副
愛用國貨諸君之雅意茲將本廠營業科目列左

一製造　各種客貨車輛　機車及其附屬品
　鐵路應用各種工具　各種鉗鐵工具
　各種工作機械　各種煖氣材料及安裝
　普通日用器具　各種木類傢具
　一切土木建築工程

一修理　各種機關車　各種鐵工機械
　各種電氣機械

一刷印　各種有價證券　新式賬簿
　裝訂書籍　翻印字畫
　膠印畫片　雕刻各版

廠址奉天北陵前　中國電話二二〇四　二〇〇九　電報掛號一五六二

編輯者　東北大學周刊編輯部

發行者　東北大學南北校印刷所

印刷者　東北大學工廠

招登廣告

面積	期間 一期	一學期	全年
一頁	一元	十元	十六元
半頁	五角	五元	八元
半頁之半	三角	三元	五元